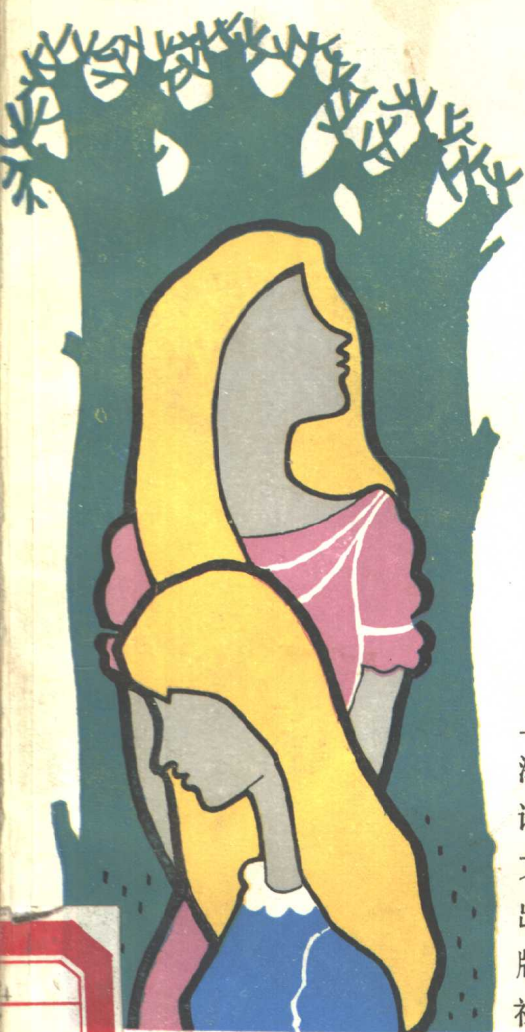


两姊妹的 爱情

儒里奥·迪尼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两姊妹的爱情

[葡萄牙]儒里奥·迪尼斯 著

陈凤吾 姚越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两姊妹的爱情
(葡萄牙)儒里奥·迪尼斯 著
陈凤吾 姚越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17,000

1987 年 3 月第 1 版 198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2,000 册

书号: 10188·722 定价: 1.80 元

出版说明

《两姊妹的爱情》是十九世纪葡萄牙著名作家儒里奥·迪尼斯的杰作，也是他的代表作。

儒里奥·迪尼斯于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于葡萄牙北部的波尔图城。他原名若阿金·吉列尔梅·戈麦斯·科埃略(Joaquim Guilherme Gomes Coelho)，迪尼斯是他的笔名。父亲是医师，母亲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十七岁时，他进入波尔图外科医学校学习，同时开始写作。就在同年，即一八五六年，他在当地报纸先后发表短篇小说《热蛋糕》和《阿米埃伊拉伯爵夫人的婚事》；一八六二年，又完成长篇小说《英国之家》及其他短篇小说。一八六五年，迪尼斯被授予波尔图外科医学校教授职务。一八六六年发表了长篇小说《两姊妹的爱情》。可惜作者孱弱多病，于一八七一年九月在马德拉群岛病逝，年仅三十二岁。

迪尼斯是一位多产作家。在他逝世以后，友人们整理出版了他的下列作品：《摩尔之家的贵族》(1872)；《诗集》(1874)；《乡村散记》(1879)；《选集》(两卷，1910)；《海妖之歌》(1946)；《未发表的剧本》(1947)以及《文学书信集》(1947)等。

迪尼斯的作品在近代葡萄牙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两姊妹的爱情》、《英国之家》及《摩尔之家的贵族》等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评论界认为他是

葡萄牙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许多作品以农村为题材,但有的小说(如《英国之家》)也描写城市生活。

《两姊妹的爱情》原名《牧师先生的女弟子——乡村记事》,是一部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田园式的史诗。小说以老农夫若瑟的两个儿子与牧师的两个女弟子之间曲折的恋爱为主线,勾勒出十九世纪葡萄牙农村一幅恬静而秀丽的风俗画,同时也反映了农民与知识分子勤劳、朴素的美德。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而人物形象也十分鲜明。读完这本书后,一个个各具特性的葡萄牙人——大学生、乡村女教师、牧师、老农夫、农家姑娘、小店主等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你的眼前,仿佛你置身于他们之间。

小说里的两个女主人公是姐姐马丽卡利达和妹妹可拉拉。马丽卡利达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她幼失怙恃,后来又备受继母虐待,因而在善良、温存的性格中不免带上几分忧郁的色彩。她精心护理农村里的病人,耐心教育儿童,继母去世后,她又承担起抚育妹妹的责任。当她还是一个牧羊姑娘时,她曾与农家少年达尼艾尔相爱,两人难舍难分,但达尼艾尔在医科大学毕业回乡后,即把她忘了,转而爱上了她的妹妹可拉拉。可拉拉是在姐姐一手抚养下长大的,不知人世间的阴暗与辛酸,因而头脑比较单纯;她开朗、爽直,轻率、任性,尽管已有了未婚夫,但对达尼艾尔的追求还是无法抗拒。马丽卡利达眼看妹妹夺走了自己的情人,心痛欲裂,但为了妹妹和情人的幸福,她只是默默地忍受着,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事业上。最后在牧师的干预和帮助下,几经

波折，达尼艾尔终于“浪子回头”，与马丽卡利达重归于好，而可拉拉也得到了自己的幸福。

这部小说除了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以外，还描写了葡萄牙农村一些风情，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例如“玉米晚会”一节，就写得光彩夺目，有声有色。书中宣扬了救死扶伤、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等高尚的道德情操，但并无半点说教味儿。作者对小店主这类人的庸俗、浅薄与空虚，则竭尽嘲讽之能事。小说曾两次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并被搬上银幕。

本书系从葡萄牙文直接译出。

444.3/01

若瑟·道纳斯是个家业殷实的庄稼人。他身强力壮，性情开朗，为人和气，脸上总是堆满笑容。他笑得自然、坦率、无忧无虑、毫不做作，同古往今来的德谟克利特^①之流那种疑虑的、矫揉造作的、凄切悲怆的笑完全不同。后者往往比哭还令人难受一千倍。

在农事方面，象俗话说的，他是个顶呱呱的行家，连莫拉斯·苏亚雷斯都得向他求教呢！他虽已年过六旬，可身板却十分硬朗，干起活来赛过任何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总是鸡啼而起，日暮而息。

这些美德加上常年风里来雨里去所积累的经验，使他成了一个出色的庄稼汉。人们都这样称赞他，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常庸说拼命干吃不饱饭，起得早不如上帝保佑好。这话也许是对的。但在若瑟·道纳斯身上，这句谚语好象并没有应验，因为起早贪黑和上帝的保佑并没有发生矛盾。大伙儿眼睁睁地看着若瑟·道纳斯发迹了。八月底，一车车的玉米涌进场院。在当地，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夸富。那是个多么富有的家庭啊！赞美上帝吧！

在居家过日子上，若瑟·道纳斯也是个无懈可击的人。他和妻子在美满和谐之中生活了二十个春秋。妻子去世之后，他对儿子关怀备至——这并不意味着溺爱孩子，这和他

的性格格格不入，而是在必要的时候，他能为儿子们作出连最慈爱的父母也会迟疑的牺牲。

他有两个孩子：彼得罗和达尼艾尔。老大彼得罗酷肖父亲，那坦率的表情、健壮的体格、发达的肌肉、魁梧的身躯，简直是一模一样。只是儿子比父亲显得潇洒一些，因为岁月催人，若瑟·道纳斯已经开始发胖，体型也变了。而彼得罗却象海格立斯^②一样，英姿勃勃，神采飞扬。

彼得罗具有古典美男子的体型。如今人们的审美观改变了，似乎越来越欣赏那种柔弱清秀之美，从前美男子的标准可不是这样。

彼得罗天生一副适应农村生活的好身体，这就注定了他将接替父亲的事业，耕耘播种，操持农务。

若瑟·道纳斯也是这样考虑的。他培养自己的长子，希望有朝一日把锄头、镰刀、鞭子和犁耙交给他，把收获季节里装得满盈盈的粮仓的钥匙托付给他。

达尼艾尔的身体和性格和哥哥不一样，因此无法走相同的生活道路。

他长得象女孩子一般清秀，皮肤白皙，金发碧眼，说话柔声细气，十指纤纤，体弱多病。

母亲的血比父亲那充满活力的血更多地流进了达尼艾尔的体内。那充满活力的血液使若瑟·道纳斯和彼得罗有着令人羡慕的健壮的体魄。

① 德漠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

② 海格立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也就是希腊神话中力大无比的丘比特神之子赫拉克勒斯。

让达尼艾尔耕耘播种等于毁了他。一想到七月的炎炎烈日和十二月刺骨的寒风将无遮无掩地摧残这体弱多病的孩子，可怜的父亲的心就会缩成一团。他虽然生在农村，长在乡下，但从小却是娇生惯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想到这一切之后，慈父的心里常常魂牵梦绕，占去了他劳动之余有限的时光。

朋友们看到他终日忧心忡忡的样子，不禁感到十分纳闷，因为这在他看来，似乎有点奇怪，未免引起各种担忧和猜测。

教区长就是最为关心的一个人。

教区长是个年老和善的神父。教区里的信徒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把福音书装在自己心里，这要比把它装在头脑里更为可贵。

他虽然是个神职人员，却并不刻板守旧，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噢，上帝的人，”有一天，教区长决定试探一下那个秘密的深浅，对若瑟·道纳斯说，“你近来怎么啦？这些天来好象有什么事叫你心神不定，对吗？”

“安东尼奥神父，该怎么对你说呢？当家过日子，哪能没有操心的事呢？除了自己的事，还得为孩子操心啊！”

这就是神父得到的回答。

“哎呀！”神父用坚定的语气说，“你一向乐呵呵的，不知道什么叫忧愁。不少人整天过着苦日子，也都是笑逐颜开的。你还想什么呢？你能留给孩子的财产不算少，即便没有财产，他们是两个小伙子啊！算了吧，若瑟。男人总是和女

人不一样，哪里都能安身。能做的事多着呢！有两个女孩子，那才叫命苦呢！命运夺走了她们的父亲……生活中哪有一刻欢乐啊！但是这些可怜的人却总是高高兴兴的，真该赞美上帝啊！”

“是啊，教区长先生。我知道有比我更不幸的人……可是……”

“所以嘛，只要有一双手，就不会没面包吃。我们应该以手加额，赞美上帝。你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就行了。至于孩子们嘛，他们又不残废，不需要乞求度日。”

“感谢上帝，那倒还不至于，神父先生。特别是彼得罗，用不着我操心。老天爷使他生就一副好身体，是个庄稼人。能干活的人不需要父母的遗产。我靠自己劳动，感谢上帝的保佑，置起了一份不错的家产。他如果肯干，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把这个家业扩大。可是达尼艾尔就不是这样了。他跟他妈——上帝已经把她召回去了——一样，割一天庄稼就能要他的小命。我操心的是他的前途啊。”

“就为这个吗？愿上帝宽恕你！是啊，小家伙体弱，干不了庄稼活。但是……你要钱干什么呢？若瑟，你箱子底下没有几百张一千瑞斯^①的钞票吗？拿出来让孩子念书吧！当不了农民，就让他当神父、文人或医生好了。花这点钱，你穷不了！”

听到教区长的劝告，若瑟·道纳斯满意地笑了。当我们有什么好主意得到别人的赞许时，自然会感到高兴。

“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提起送他上学，可我还有些顾

^① 瑞斯，葡萄牙旧币名。

虑。”

“顾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你还是这种年纪的人吗？送儿子念书有什么顾虑？这倒使我想起了我的一位叔叔，他从来不让自己的女儿念书，好象读书识字比愚昧无知更有害似的。”

“不，安东尼奥神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能给我的两个孩子不同的教育，你明白吗？他们是兄弟。那个念了书，有了好职业的人将来一定会瞧不起那个象父亲一样的庄稼汉。他们的孩子也会象路人那样，这种事并不少见啊。让达尼艾尔受教育，对彼得罗难道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老兄，在上帝那里，人只有正直与罪恶之分，没有真正的不平等。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有的人升入天堂，有的人被打下地狱。不管你的儿子将来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你都应该好好教育他们。教育他们讲道德、爱荣誉。你放心，他们不会因此而疏远，因为各人都在履行自己的义务，彼此将无愧于对方。不管他们将来在哪里相遇，都会毫不迟疑地紧握双手。从世俗的角度看，你以为把达尼艾尔送上比你身份高的社会阶层，就会使他幸福了吗？哎呀，老兄，这你就错了！痛苦和焦虑是每个阶层的人都有的，谁也摆脱不了。大人物和权贵们的痛苦、不幸和悲哀，有些是穷人和低贱的人所意想不到的。常言说船大，风浪也大。你听到过这种说法吗？若瑟，把孩子交给我吧，我教他学拉丁文，省得他在你身边淘气。”

好心的神父好说歹说，总算说服了若瑟·道纳斯。其实，这也正合他的心意。

八天之后，人们看到达尼艾尔的胳膊下夹着书本，朝神

父家里走去了。

二

“托马西娅大婶，若瑟·道纳斯家的小子读书了？”看到达尼艾尔走过，一位坐在门前一面晒太阳、一面纺线的女人说。她嘴里一边嘟嘟囔囔地祈祷，一边直打盹儿。

“你不知道他父亲想让他当神父吗？”邻居回答说。她抖开线团，使劲捻了一下绕线轴，这玩艺立刻发出一阵难听的吱吱咯咯的声音。

“瞧吧，有好戏看啦！”

“俗话说，用力划桨不如顺风行船。古斯托迪亚大婶，你瞧彼得罗累死累活地干，保不住将来还得受穷，永远抬不起头来。他这个小兄弟一定在家里称王称霸，坐享清福。”

“可不是嘛，现在在家里就摆出神父的架子啦！咳，这个世道！”

“什么神父！他可骗不了我。真是什么种出什么苗，准没错。”

“大婶，他倒象他妈。你记得他舅舅若阿金·莫卡多吗？那小子！”

从这一声意味深长的感叹之中，不难断定若瑟·道纳斯的内弟若阿金·莫卡多在他同时代的女人中间曾经留下了多么难忘的印象。

“当然记得！那小子可是个风流人物。你一招惹他，他就粘上了。我可没让他占过便宜。”

她说着，转过脸去，弯腰从地上拣起线团。

邻居撇撇嘴，含含糊糊地应着，对她声称的往日的清白

颇有点不以为然。

“托马西娅大婶，他也没招惹过我。他清楚我是什么人。”这一位也赶紧声明。

托马西娅大婶也撇撇嘴，叽里咕噜说了句什么，那含义和前者差不多。

不管怎么说，达尼艾尔总算学起了拉丁文。没过多久，他就以惊人的速度念起了那些古怪的名词和形容词。

听着儿子念书，若瑟·道纳斯高兴极了。儿子高声念的各种词尾的变格，使他觉得十分有趣。心情好的时候，——前面已经说过，他总是非常乐观，他就模仿着儿子的声调，跟着瞎哼哼。

“念吧，小伙子，念吧！什么？什么？哈……哈……哈，diabos, diabos, diabos①，哎！哎！哎！念吧，小伙子，念吧！”

达尼艾尔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若瑟·道纳斯不时发出哈哈大笑。他无意中证明了人们一再提倡的教育方法的优越性，那就是用愉快的鼓励来消除读书时的困倦。达尼艾尔轻而易举地就背会了佩雷拉神父的那些艺术课，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父亲那风趣的鼓励。越是难念的词，达尼艾尔越是念得起劲，以便引起父亲的好奇与欢笑。

晚上，当达尼艾尔高声念连词 qui 的时候，若瑟·道纳斯不时哈哈大笑。

“什么？这算什么！qui, qui, qui, qui……哎呀，神父先生难道在教我儿子学猪叫吗？”

于是全家哄堂大笑，达尼艾尔笑得比谁都响。

① 拉丁文，魔鬼一词的复数。

达尼艾尔的学习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进行的。神父对此十分高兴。他常常以神秘的口气对若瑟·道纳斯说：

“你知道吗？小家伙很机灵，不让他上学简直是罪过。他天资很高，瞧，他跟我才学了八天拉丁文啊！”

若瑟·道纳斯不知道儿子究竟克服了多少困难。他私下常常想，读书识字是件了不起的事。有一天，他仔细端详着儿子，好象他脸上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那种生来要干大事业的人才有的灵光。

“这么说，神父先生，小家伙学得还不错罗？”

“好极了。苏尔毕西奥^①方面，他已经背熟了。过些时候，就让他开始学习艾乌托比奥^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学习柯尔内里奥^③了。”

这种从苏尔毕西奥到艾乌托比奥，又从艾乌托比奥到柯尔内里奥的不断转变，使若瑟·道纳斯深为感动。在他看来，这简直象是一场精采的体操表演，令人眼花缭乱。

“我们能把他培养成一个神父吗，教区长先生？”

“这会有什么问题！会成为一个个了不起的神父呢。”

好心的神父错了。不久，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事情是这样的：达尼艾尔学习一年之后，那时他才十二、三岁，教区长注意到他上课时常常迟到。开始迟到五分钟、十分钟，或一刻钟。慢慢地，迟到的时间延长到二十分钟、二十五分钟，有时甚至达半小时之久。神父有点怀疑

① 苏尔毕西奥，四世纪古罗马宗教历史学家。

② 艾乌托比奥，四世纪古罗马史学家。

③ 柯尔内里奥，公元前二世纪古罗马作家。

了。

“这事有点蹊跷。贪玩吗？不对啊！以前挺好的嘛！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才好，真是节外生枝。”

经过再三考虑之后，神父决心查个明白。有一天，小家伙气喘吁吁、汗水淋淋地走进教室，看样子是跑着来的。神父用严厉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望着一手拿着帽子、等着祝福的达尼艾尔，问道：

“我说，达尼艾尔，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小伙子满脸通红，一时竟回答不出来。他挠挠头皮，缩缩脖子，干哑巴嘴，哼哼了半天也答不上来。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再这样下去，可要当心。淘气的东西！你父亲送你来是上学的，还是要你和别的小流氓玩石子的？”

“我没有玩石子，先生，我没有玩呀！”达尼艾尔高声争辩说。看样子，他倒不象在说谎。

“那干什么去了？到现在才来？”

小家伙又慌张起来。

“我会知道的。等我查清楚后再告诉你父亲。”

此后的半个月里，达尼艾尔一直都准时到神父家上课。教区长对他知错就改的精神十分满意。他对自己劝说的效果以及那简短的告诫所起的作用甚为得意。

两星期之后，他碰到若瑟·道纳斯的时候，早已经忘记抱怨他的儿子，因为达尼艾尔早已改邪归正了。可是若瑟·道纳斯却显得心事重重。神父越是夸奖达尼艾尔，他越是显得局促不安，嘴里不停地唯唯应着。

“若瑟，你怎么啦？你的样子真有点奇怪！”神父不安地

说。

“是这样，安东尼奥神父……说实在的，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说吧，老兄。难道对我你还讲什么客气吗？”

“我知道教区长对我的恩德，教孩子念……”

“好了，好了，现在不谈这个。我教他读书是我愿意。希望他好好学，实际上他学得也不错。其它的就不必谈了。”

“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但是……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圣彼得呀！说呀，老兄！要说什么你就干脆说吧！”

“这孩子身体很弱……所以……”

“所以什么呀？”

“我担心上课时间太长，他会生病的。并且……”

“他现在上课的时间太长吗？”

“不，先生。我是说，假如先生能早些放学……我这样说，如果……”

“对，对。让我们来看看，他回去得挺晚吗？”

“我不是说很晚。这是必要的，我懂。但是……象他那样体弱的孩子，两点钟走，到打晚祷钟时回家，有时天都黑透了……”

教区长的心顿时沉下去了，他深感失望。从两点钟到打晚祷钟，有时甚至到天黑，活见鬼！他每天三点钟才来，五点钟刚过就放学了！神父不禁对达尼艾尔和自己怀疑起来。看来无论是达尼艾尔的改邪归正还是自己的劝说能力都值得重新考虑。想到这里，他感到十分为难，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他本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对若瑟·道纳斯讲出来，但

终于没有讲。他毕竟是个心胸宽广的人，讲出来会使老头儿着急的。

“老兄，你说得对。孩子确实该早些回去，这事儿我会安排的。过几天，等他的功课告一段落，就按你说的办。”

神父心里暗自思忖：

“好吧，我的小达尼艾尔，我一定要知道放学后你到哪儿去了。好吧，你休想再骗我了，孩子。”

回家的路上，他已下定决心把这件事闹个水落石出。

三

第二天，神父照例给达尼艾尔上课。五点钟，小家伙得到放学的命令，执行这道命令当然是不会拖延的。

达尼艾尔一转身，神父立即拿起帽子，跟了出去。

要紧紧跟上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象达尼艾尔这种年龄的孩子，走起路来总是连蹦带跳，而年老的神父却显得步履蹒跚。由于匆匆忙忙地追赶，路上的石子不时绊住他的脚。

神父顺着通往若瑟·道纳斯家的路走去，偶尔问问坐在门口或俯在窗台的人，是否看到若瑟家的小儿子从那里走过。神父对人们肯定的回答甚为满意，因为这说明达尼艾尔当时并没有离开回家的路。

但是，当他走到几条路交汇的小广场时，情况就变了。

教区长打听了一下，就朝一条通向达尼艾尔家最近的路走去。

拐角处有一所平房，门前坐着一位老婆婆。看到神父走过来，她赶紧恭敬地站起来。